



BIC 尾聲

晚上七點，我的手機響了，我正準備好接聽。

「您好，Frega先生。我是Reggio Calabria的Sheraton酒店的Valeria。打擾您了，請原諒。我代表總經理打電話來，想問您明天上午10:30左右能否過來一趟，有一件與您有關的事情。」

「當然可以。不過您知道，我是個容易焦慮的人。如果您好心給我透露一點是什麼事，我就能有備而來。」

「說實話，我不應該告訴您。但實際上，這涉及幾周前您的那位法國同事留下的一筆欠款。她吩咐我們聯絡您來處理這件事。」

「請告訴總經理，我明天上午到。謝謝。」

一位法國同事？

那他媽的是誰？

在所有可能裡，我腦子裡唯一冒出來的名字是Chanel。

她為什麼要自稱是我的同事，還給我留下一個根本不屬於我的麻煩？

第二天我到了酒店。

總經理熱情地迎接我，立刻遞給我一封以我的名字寄到那裡的信。

雖然他們不是郵局，但還是好心地同意代收，因為五十多年來，我父親和我一直代表我們的母公司Gillette，是他們的客人。

然後總經理問我是否願意替我的同事還清這筆欠款，我問他是多少錢。

「向您要這筆錢我都有點不好意思，」他說，「可那位女士堅持一定要您在拆信之前先付清欠款。」

「我欠多少？」

「Frega先生：一美元。」

那個法國女人，真是個婊子養的。

我笑了。

我們道了別。

然後我走到外面，拆開信讀了起來。

親愛的，現在你明白付一美元是什麼感覺了。

吻你，

你的Chanel

但事情還沒完。

我沒有車，也從不坐公交車。

在那些外國大都市裡的生活教會了我走路，於是我步行回家，走了將近三公里。

我按了門鈴。

我女兒開啟門，大喊道：

「驚喜！！！！」

Ferdinando